

楚辭王逸注

上海文瑞樓印行

天遂署





依原本影印

楚

楚



天遠署端



正未夏上海
文瑞樓印行

楚辭目錄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溥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與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

一本云校書郎中後漢文苑傳云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

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

屈原 釋文第一無經字

九歌第二

釋文第三 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傳字

天問第三

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

釋文第五

遠遊第五

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

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

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

宋玉
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

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釋文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

賈誼
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

東方朔
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

嚴忌
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

王褒
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

劉向
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

解於九辯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敘之爾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楚辭卷第一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香草木蟲魚疏二卷孟奧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人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詞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

校書郎臣王逸上

曲阿洪興祖補注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

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

族芊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芊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關中屈原序

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

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

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王乃

疏屈原疏一作逐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衰一作邪憂心煩亂不知

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

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一云陳直徑二云陳道徑以風諫君也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曰離

猶遭也明已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故

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

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

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一作脇與俱歸拘留

不遣卒客死於秦史記曰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與伴同又

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者乃

惠王非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

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

屈原放在草野

草一作山

復作九章援天引

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

淵自沈而死

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曰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汨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

屈原自沈處汨音覓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

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

媲配也匹詰切

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

飄一作飈

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

一作明

凡百君子莫

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愍一作閔魏文帝典

論云優游按行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

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苗裔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

曰顓頊娶于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爲楚先其後熊繆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于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

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以爲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補曰皇甫

謚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離騷經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

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

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與君同稱朕又以伯庸為屈原父名皆非也原

為人子忍斥**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其父名乎

惟庚寅吾以降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為側鳩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

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歟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九

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濤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匈匈降乎攻切下也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

立於巳為夫婦裏姪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注同

皇覽揆余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始也覽一作云鑒一本余下有于字五臣我父鑒度我初生之法度

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兮

正平也則法也

字余曰靈均

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

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爲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
生三月父親名之旣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
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
其德觀其志也五臣云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
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爲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
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之未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
旣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紛吾旣有此內美兮**
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

紛盛貌五臣曰
內美謂忠貞

又重之以脩能

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
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言謀足

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儲用切再
也非輕重之重能本獸名熊屬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叶韻

扈江離與辟芷兮

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江離芷皆香草名辟幽
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離五臣云扈披也補曰

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江離說者不同說
文曰江離靡蕪然司馬相如賦云被以江離糅以薜蕪乃二物也本草薜

蕪一名江離江離非薜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薜蕪見九
歌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恭義云赤

葉未知孰是辟匹亦切白芷一名白蔴生**初秋蘭以爲佩**初索也蘭
下澤春生葉相對婆婆紫色楚人謂之葯

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臚
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己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爲

衣被初索秋蘭以爲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也補曰初女鄰切方言曰
續楚謂之初說文云繩繩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帨蔴

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爲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云蘭卽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

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一亭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

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溼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開花帶紫白

色此爲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蘭兮陸機云蘭卽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文選云秋

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荀子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秋蘭春蘭

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騷曰初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

然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草木鳥獸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黃魯直蘭說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

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

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子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覓光風轉蕙泛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蒔以沙石則

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楛則遠矣其言蘭蕙如此當

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行疾若將追之不及補曰汨越筆切方言云汨去貌疾若水流也不一作弗五臣云歲月

疾行也南楚**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之外日汨

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補曰恐區用切疑也下並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朝寒阨之木蘭兮擧取

山名補曰寒音蹇說文揆拔取也南楚語引朝寒阨之木蘭阨頻脂切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云木蘭

川在尋陽江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地多木蘭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陞山采木

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

性終不可變易也攬一作搯一作掣洲一作中洲補曰攬盧敢切取也莽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日月忽其

不淹兮淹久也忽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

代言天時易過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零一作苓

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遲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

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

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文

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

遠讒佞也何不改此度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

五臣注誤

之法也甫及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改其此度一云
何不改乎此度也五臣云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乘騏驥

以馳騁兮

騏驎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乘一作棄文選作策馳一作駢補曰駢即馳字

下來吾道夫先路

路道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末

有也字五臣云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

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

同日固眾芳之所在

眾芳諭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粹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居顯

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五臣云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眾賢所在故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

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五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別言蕙

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花白蘂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箇其字從竹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也淮南子曰申某

杜蒞美人豈維紉夫蕙蒞

紉索也蕙蒞皆香草以諭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眾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

蒞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益夔殷有伊尹傅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是雜用眾芳之效也補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溼地陶隱居云

俗人呼鷓草狀如茅而香為薰草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云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薜蘿可以已厲又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陳藏器云此

即是零陵香生零陵山谷南越志名燕草黃魯直說與此異已見上椒與菌桂木類也蕙蒞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皆在所用蒞白芷也昌改切

彼堯舜之耿介兮

堯舜聖德之王也耿光也介大也補曰耿古迥古幸二切

既遵道而得路

遵循

也路正也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五臣云循用大道補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路大道也

何桀紂之猖披兮

桀紂夏殷失位之君猖披衣不帶之貌猖一作昌釋文作倡披一作被五臣云昌披謂亂也補曰博雅云褶被不帶也被音披

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徑

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于滅亡以法戒君也唯一作維五臣云言桀紂苦

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補曰桀紂之亂若衣披不帶者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左傳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論語曰行不

由徑徑惟夫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朋而不路幽昧以

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諭傾危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補曰小人朋黨偷

為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遠遊云悲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

世俗之迫阨相如大人賦作迫隘阨隘一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輿君之事則賢人被殃憚徒案切忌難也

功五臣云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

于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左傳曰大崩曰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

踵武 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

子聿有奔走子聿有先後是之謂也忽一作急補曰忽疾貌奔舊音布頓切相導前後曰先後先見切踵亦跡也

中情兮 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諭惡數指斥尊者

念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魚疏云蓀荃也陶隱居云東閭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詠多云蘭蓀

正謂此也 **反信讒而齋怒** 齋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己也齋一作齊補曰齋音賁又音妻說文

云齋炊舖疾也釋文齊或作齋並相西切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 謇

五臣云齊同也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忍而不能舍也** 舍止也言已知

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

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文苑無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

師古云舍尸夜切訓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指九天以為正**

兮 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章云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

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 **夫唯靈脩之故也**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

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五臣云靈脩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
言我指九天欲爲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曰王逸言
自盡者謂自竭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補曰一本
盡耳五臣說誤

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
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與此 初既與余成言兮 補曰成言謂後 誠信之言一成而不易也九章作誠言
語同

悔遁而有他 道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
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避他一作佗五

臣云悔改避移也改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近曰離遠曰 傷靈脩
移本情而有他志

之數化 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
數變易無常操也五臣云傷惜也補曰數所角切化音花下同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滋蒔也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五
臣云滋益也釋文作蒔音栽補曰說文田三

十畝曰畹 又樹蕙之百畝 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爲畝言已雖見放流
於阮切 猶種蒔眾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

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釋文畝作晦補曰畝莫
後切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畹或曰

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多於百畝矣 畦留夷與揭車兮 畦其呼
然則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貴蘭之意

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與五十畝爲畦也揭一作稿文選作菑
荑藹車補曰畦音攜揭藹藹並丘謁切相如賦云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

新夷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新夷新夷乃樹耳一云留夷藥名爾
雜杜雅藹車芎輿本草拾遺云藹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芎音迄

衡與芳芷

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衡一作蘅補曰爾

雅杜上鹵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
其臭如靡蕪名曰杜衡本草云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

葉之峻茂兮

冀幸也峻長也文選作莖五臣云茂盛貌願埃時乎

吾將刈

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已種植眾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
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眾

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文選誤作俊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萎病也絕落也補曰萎草木枯死也於危切

哀眾芳之蕪穢

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
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眾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

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弃則使眾賢志士失其所也五
臣云言我積行爲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

於我亦何能傷但恐眾賢志士見而眾皆競進以貪婪兮
蕪穢不自脩也補曰蕪荒也穢惡也

貪愛食曰婪以一作而補憑不厭乎求索
日並逐曰競婪盧舍切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

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也憑一作憑補曰
憑皮冰切索求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

有素美內恕己以量人兮
爲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爲也以心探心
爲恕量度也補曰羌去羊切楚人發語端

也文選注云羌乃也一各興心而嫉妬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云歎聲也量力香切

怒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弃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鷓鴣鳴嚇鴛鴦雖此之謂也興心文選誤作與心五臣云貪婪之人

乃內怒於己以量度它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

之心故各與忽馳騫以追逐兮五臣云忽急也馳一非余心之心而嫉妬也

所急言眾人所以馳騫惶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眾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

將至兮七十曰老冉冉行貌五臣云冉冉漸漸也恐脩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

之衰老將以來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補曰脩名脩潔之名

也屈原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恥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脩與修同古書通用朝飲木蘭

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英華也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

華吞正陰之精蕊動以香淨自潤澤也餐一作食五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補曰飲噉也音蔭餐吞也七安切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

實而取其華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苟余

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五臣云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道要而行補曰信姱言實好也與信芳信

美同意媵苦瓜 **長頤頷亦何傷** 頤頷不飽貌言己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切要於笑切 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

雖長頤頷飢而不飽亦何所傷病也何者眾人苟欲飽於財利己獨欲飽於仁義也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亦

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為其頤頷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頤虎感切頷

戶感切又上古湛切下魚檢切頤 **擊木根以結茝兮** 擊持也根以領食不飽面黃貌頷一作頷音同 喻本文選擊

作擊補曰擊啟妍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 **貫薜荔之落蕊** 芷注云苗名蘭槐根名芷然則木根與茝皆喻本也

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蕊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

之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蕊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補曰薜蒲計切荔郎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薜荔狀

如鳥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緣木生管子云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薜荔俱有芬芳也花外

曰萼內曰蕊蕊 **矯菌桂以紉蕙兮** 矯直也五臣云矯舉也舉此香木花鬚頭點也 以自比補曰九章云擣木蘭以矯

蕙 **索胡繩之纏纏** 胡繩香草也纏纏索好貌言己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

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補曰說文案昔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 各切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纏所綺切

之所服 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謇難也言己服飾雖為難法我做前賢以自脩潔非本

今世俗入之所服佩文選審作蹇世作時五臣云蹇難也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修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補曰審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詞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李善注本有以世為時為代以民為人之類皆避唐諱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當從舊本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補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聃之所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侈難以隕其身申生雖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技淚也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

余雖

好脩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

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依切羈居宜切下文云**謇朝諝而夕替**諝諫也

余獨好脩以為常脩姱謂脩潔而姱美也**謇朝諝而夕替**諝諫也

子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審審於君夕替而身廢弃也補曰諝音遂又音信今詩作訊**既替余以蕙纒兮**纒佩帶也補曰纒息羊切下云解佩纒以結言**又申之曰攬茝**復

也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眾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亦
芳莖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一云又申之搵莖五臣云申重也攬持也

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
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

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五臣云九數怨靈脩之浩蕩兮上政迷
亂則下

怨父行悖惑則子恨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
子之蕩兮補曰今詩作湯湯蕩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

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終不察夫民心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
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

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
思慮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

民一作八五臣云浩蕩法度壞貌言眾女嫉余之蛾眉兮眾女謂眾臣
女陰也無專

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眾人悲苦眾女嫉余之蛾眉兮一作蛾補曰反離騷云知
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蛾眉好貌蛾一作蛾補曰反離騷云知

眾嫖之疾妒兮何必揚纒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為露才揚己之意
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污原何哉詩人稱

莊姜之賢曰嘖首蛾眉蓋言其質之美耳師古云蛾眉形若蠶蛾眉也
詠謂余以善淫詠謂毀也詠猶諧也淫邪也言眾女嫉妒蛾眉美好之
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眾臣嫉妒忠正

言已淫邪不可任也以一作之五臣云讒邪之人謂我善為淫亂補曰謠音
遙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詠竹角切方言云詠懇也楚以南謂之詠言

眾女競為謠言以譖懇我彼淫人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
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懇已以量人

錯 偏背也。圓曰規，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

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五臣云：規矩法則也。補曰：偏音面，賈誼云：偏梟類以隱處。錯音措。**背繩墨以追曲兮**

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補曰背。**競周容以為度** 周合也。度法也。言違也。墨度名也。五尺曰墨。追古隨字。**競周容以為度** 百工不循繩墨之

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補曰：偏規

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忼鬱邑余侘傺兮** 忼憂貌。侘傺失志貌。係

住也。楚人名住曰傺。邑一作悒。一本注云：忼自念貌。五臣云：忼鬱憂思貌。悒不安也。補曰：忼徒渾切。悶也。鬱邑憂貌。下文曰：曾獻歛余鬱邑兮。五臣以忼

鬱為句絕誤矣。侘敕加切。傺丑利切。又上勅駕切。下勅。吾獨窮困乎此

界切。方言云：傺逗也。南楚謂之傺。郭璞云：逗即今住字。**吾獨窮困乎此**

時也 言我所以忼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憂一作自念。一無也字。**寧**

溘死以流亡兮 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一作晝。余不忍為此態也。下注同。補曰：溘奄忽也。渴合切。

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驚鳥之不羣兮。驚鳥也。謂能執伏

中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一無也字。**驚鳥之不羣兮** 眾鳥鷹鷂之類也。以喻中正。補曰：鷙脂利切。擊鳥也。月令曰：鷹隼蚤鷙。**自前世而固然** 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李善文選世作代。**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

相安

言何所有圖鑿受方柄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悛不相為謀也圖一作圓周一作同一云方鑿受圓柄

屈心而

抑志兮

抑案也補曰案讀若按

忍尤而攘詬

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

除去恥辱誅讒悛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釋文詬作詢補曰詬詢並呼漏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僞相詬詬病恥辱也

伏清白以

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閭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焉厚之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

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補曰相息亮切

延佇乎吾將反

延長也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

終己之志也補曰佇直呂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

回朕

車以復路兮

回旋也路道也同一作迴

及行迷之未遠

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

去之路尙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

步徐行也澤曲曰皋詩云鶴鳴

于九皋補曰皋九折澤也一云澤中水溢出所為坎招魂曰皋蘭被徑

馳椒丘且焉止息

土高四墜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

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馳五臣云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怠芳香以自潔也補曰司馬相

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瀆云丘多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宜從如瀆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切

進不入以

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

服也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儻何以干傑製芰荷以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植七啟曰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為衣兮製裁也芰陵也秦人曰薜荔荷芙蓉也補集芙蓉以為

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裁製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集一作集補曰爾雅曰荷芙蓉注云別

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芰荷葉也故以為

衣芙蓉華也故以為裳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緣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北山

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蓋用此語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

信芳五臣云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補曰

及切魚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嶮嵯眾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

許慎云陸離美好貌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

九章云帶長鍊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

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也虧也昭明而有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救切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

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虧一

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

忽反顧以遊自兮

忽疾貌遊

將往觀

乎四荒

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云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

者補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

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 佩續紛其繁飾 弔屈原云騰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失之矣

兮

續紛盛貌繁眾也 芳菲菲其彌章 菲菲猶勃勃芬香貌也章明也 補曰續匹實切

儀容佩玉續紛而眾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 民生各有所樂兮 遠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余獨好脩以為常

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韶佞或樂貪淫 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也 文選民作人脩一作循

補曰樂魚教切欲也下文云汝何博謔而好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 脩又曰苟中情其好脩皆言好自脩潔也

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

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 女頰之嬋 恣也恣與艾並音又謂懲創也以可為何以懲訓懼皆非是

媛兮

女頰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一作揮援補曰說文云頰女字也音 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頰前漢有呂須取此為名嬋媛音蟬爰水

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 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觀女

頰之意蓋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 申申其 為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頰罵原以不與眾合不承君意誤矣

詈子 申申重也言女頹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
詈我也詈一作罵子一作余五臣云牽引古事而罵詈我補曰論語

曰申申如也申申和舒之貌女頹詈原有親親之意
焉九歌云女嬃媛兮為余太息是也子音與叶韻
日鮫婞直以亾身

兮 曰女頹詞也鮫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鮫婞很也鮫亦作鮫
一作儼文選亾作方補曰婞下頂切東坡曰史記殛鮫於羽山以變東

夷楚詞鮫婞直以亾身則鮫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
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九章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鮫功用而

不就**終然歿乎羽之野** 蚤死曰歿言堯使鮫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
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頹比屈原於鮫不順君

意亦將遇害也歿一作天云羽山之野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歿歿也
於矯切鮫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為黃能入於羽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 女頹數諫屈原言汝何為
獨博採往古好脩謇謇有

此婞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文選作蹇五臣云汝何博採古道
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婞大之行補曰博謇當如逸說紛盛貌婞苦瓜

切好**蒼葇蒹以盈室兮** 又曰終朝采葇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于
也 蒼葇蒹也葇王芻也蒹耳也詩曰楚楚者葇

側者也補曰今詩葇作茨葇作綠葇音蕓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
三角刺人易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葇音錄爾雅云葇王

芻葇葇也本草云葇葇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葇
葇草葇商支切形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廣雅謂之臬耳皆

以實得名本草**判獨離而不服** 讒佞之行滿于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
臬耳一名蒺

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
不與眾同故斥棄也
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

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己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
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

說之**世並舉而好朋友兮**朋黨也補曰說文朋古鳳字鳳飛**夫何莞獨**

而不予聽莞孤也詩曰哀此莞獨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
薦舉忠直之士孤莞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莞一作

營切今詩作惇聽平聲
依前聖以節中兮節度文選**喟憑心而歷茲**

喟歎也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憑之心
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此詞也憑一作憑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

憑滿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憑而行澤畔矣補曰喟
巨愧切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貌引楚詞康回憑怒皮冰切列子

曰帝馮怒莊子曰骸溺於馮氣說文云馮憑也並音憤喟憑心而歷
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猶逢也下文云委厥美而歷茲意與此同**濟沅**

湘以南征兮濟渡也沅湘水名征行也補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帝

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谿又
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

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
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

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波沅湘之越南
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曰陳列也

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鯀在下曰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諡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爲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爲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爲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詞屢言堯舜禹湯今辨于此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啟九辯與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際詳矣故原欲就之而陳詞也

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啟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五臣又云啟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弊日爲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夏康娛以自縱

夏康啟子太康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

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巷一作居補曰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僖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爲佚篇他皆放此難乃且切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逸云不遵啟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且太康不反國人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子豈有家居閭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日盛

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羿淫遊以佚畋兮羿諸侯也畋獵也一作田補

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日羿五計切說文云帝嚳射又射夫封

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

決封豨固亂流其鮮終兮鮮少也固一誤泥又貪夫厥家泥寒泥羿

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泥使為國相泥

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

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淫食澆身

角切傳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泥澆之事是也

被服強圉兮澆寒泥子也強圉多力也澆一作稟一云被於疆圉補曰

也五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澆五甲切論語曰羿善射稟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稟即澆

曾是疆禦疆禦疆梁也縱欲而不忍縱放也言泥取羿妻而生澆疆梁

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日康娛而自

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杜預云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

忘兮

康安也而

厥首用夫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日顛隕墜也言澆既

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羿澆寒泥之事皆

見於左氏傳夫一作以一無夫字補曰顛倒也釋文作顛隕從高下也左傳

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

事而淫于原獸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泥行媚于內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
梭將歸自田家舉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
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
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亾論語兼義云羿
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泥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
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
始滅泥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
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泥之事是馬遷才疎也

夏桀之常違兮

桀夏之亾王也五臣云言常背天違道

乃遂焉而逢殃

殃咎也言夏桀上備

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終爲殷湯所誅滅

后辛之菹醢兮

后君也辛殷之亾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

一作菹五臣云菹醢肉醬也補曰菹蔬魚切說文酢菜也一曰麋鹿爲菹齶菹之稱菜肉通醢音海爾雅曰肉謂之醢

殷宗用而

不長

言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而一作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史記

曰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湯禹儼而祇敬兮

儼畏也祇敬也儼一作嚴補曰禮記曰儼若思

儼亦作嚴並魚檢切

周論道而莫差

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

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補曰道治道也言周則包文武矣差舊讀作蹉五臣

以爲差舉賢而授能兮

一云舉賢才

循繩墨而不頗

頗傾也言三千選士不遺幽陋

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五臣云無有頗僻循一作脩頗一作陂補曰思玄賦注引楚詞

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 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所私為阿云所祐

阿覽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桀

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德一作惠文選民作夫維聖哲以

人補曰焉語助錯七故切上天佑之為生賢佐故曰錯輔夫維聖哲以

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

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補曰睿作聖明作哲瞻前而顧

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為我用詩曰奄有下土瞻前而顧

後兮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相觀民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

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及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也民極窮也言前觀

一作人補曰相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為至矣計策也極至也相觀重言之也極窮也言前觀

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極與左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極窮也言前觀

服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 謁謁

服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五臣云服用也 謁謁

余身而危死兮謁猶危也或云謁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一本死下

有節字補曰謁音簷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謁前謁

漢注云謁近 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匹上觀初世伏

邊欲墮之意 覽余初其猶未悔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也五臣

云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爲悔不量鑿而正柄兮量度也正方也柄所以充鑿補曰

切刻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云良工漸乎矩鑿之中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

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菹一作菹五臣云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補曰九辯云圖鑿而

方柄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夫邪佞在前而已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曾歔歔余鬱邑兮曾累也

貌或曰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曾一作增邑一作悒補曰歔許居切歔香衣許毅二切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

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也攬一作搵

而值菹醢之世也補曰當平聲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也攬一作搵

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之心補曰茹文選音汝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爲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爲臭

敗之名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己自傷放

非香也霑余襟之浪浪在草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

柔奠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跪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衽

也補曰爾雅衣皆謂之襟襟交領也浪音郎跪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陳

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故下句云發軔於蒼梧耿吾旣得此中正明

也言己上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亾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

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言己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

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駟玉
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彙與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駟玉

虬以乘鷲兮

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鷲鳳皇別名也山海經云鷲身有五
采而文如鳳凰類也以爲車飾虬一作蚪乘一作乘鷲一

作鷲補曰言以鷲爲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渠幽切說
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蚪也

鷲於計烏雞二切山海經云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溘埃風余上**
鄉五彩之鳥鷲鳥也又云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鷲鳥

征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
世俗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浮雲而上征故逸云溘猶掩也按溘奄忽

也渴合切征行也言忽然風起而**朝發軔於蒼梧兮**軔措輪木也蒼
余上征猶所謂忽乎吾將行耳

一作支補曰軔音刃戰國策云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
發之五臣以軔爲車輪誤矣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

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
地今爲郡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蒼梧也

夕余至乎縣圃

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絕乃
通天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上受道聖王

而登神明之山縣一作懸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
槐江之山上多瑤玕金玉其陽多丹栗陰多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

崙其光能熊其氣魂魄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卽懸圃也穆天子傳云
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水

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閭風
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增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閭風樊桐在崑崙

閻闔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
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
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千北
辰星之耀名閻風巖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
玄與縣古字通天門曰欲少留此靈瑣兮靈瑣楚王之省閭也一云
崑崙縣圖其居安在

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一作瑣五
臣云瑣門閣也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圖則靈瑣神之所在
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日忽忽其將暮言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以須政教日又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
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按節徐步也補曰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
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
之官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
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弭止也

彌耳望崦嵫而勿迫也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迫附
切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

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勿一作未補曰崦音
淹崦音茲山海經曰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
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淵之汜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釋文曼作漫五臣云
漫漫遠貌補曰曼漫並莫半

切集韻曼曼長也謨官切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
不可卒至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

賢人與己合志者也補曰索所格切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浴處也補曰飲於禁切九歌云與女沐兮咸池逸云咸

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淼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天神按下文

言扶桑則咸池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

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于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

也補曰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東方朔十洲記曰扶桑在

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南子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噴曠猶照也說文云搏桑神木日所出搏音

扶湯與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

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曰若

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蓮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聊逍

遙以相羊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已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

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韞蔽日使不得過也逍遙一作須臾羊一作伴補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前望舒使先驅

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補曰淮南子曰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史記周本紀云百夫荷罕旗以先驅顏師古云先驅導路也李善云

先驅前驅也周禮王出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

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

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圖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鸞皇為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

鳳也以喻仁智之士先一作前五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狀如翟而五采畢備聲似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曰鸞者

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爾雅曰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與於

鷗鳳其雌皇皇或作鳳為去聲雷師告余以未具君言已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余一

作我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一日雷師豐隆也吾令鳳皇

飛騰兮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皇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

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佐而皇雌鳳

也以喻賢人之同類者故為命先戒百官此云鳳飄風屯其相離兮同

鳥以喻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飛騰以求同志也飄風屯其相離兮同

為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眾屯其相離言不與帥雲霓而來御已和合也補曰爾雅注云飄風旋風屯徒昆切聚也帥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其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帥一作率補曰御讀若返霓五稽五磨五結三切通作蜺文選云雲旗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云雌霓連蜺並讀作側聲司馬溫公云

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爾雅蜺為挈貳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也

離其上下

斑亂貌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讓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斑一作班補

吾令帝閭開關兮

帝謂天帝閭主門者也補曰倚閭闔也下音戶說文云閭常以昏閉門隸也

望予

閭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疾讓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閭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補曰天文大象賦曰儼閭闔以洞

開注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閭闔門淮南子曰排閭闔淪天門注云閭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閭天門也闔門

扇也楚人名門曰閭闔文選注云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屈原亦以閭闔喻君門也子音與叶韻

時曖曖其將罷兮

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罷一作疲結幽蘭而延佇

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補曰曖日不明也音愛罷音皮

世溷濁而不分兮

溷亂也濁貪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言時世

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
妒忠信也五臣云蔽隱也
濟渡也淮南子
登閭風而縹馬
風

山名在崑崙之上縹繫也言己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闓風清明言己脩清白之行不懈怠也縹一作縹補曰闓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闓野者闓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餘說已見縣圃下縹音薛左傳曰臣負羈繼繼馬韁也馬滿補切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

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闓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己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五臣云女神女喻忠臣補曰離騷多以女喻臣不必

指神**溘吾遊此春宮兮**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溘一作盪補曰盪塵也無奄忽義**折瓊枝以**

繼佩
繼續也言己行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補曰瓊玉之美者傳曰南方有

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後漢注云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下文云折瓊枝以為羞**及榮華**

之未落兮
榮華喻顏也落墮也補曰遊春宮折瓊枝欲及榮華之未落也**相下女之可詒**
相視也詒遺也

言己既脩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一作貽補曰相息亮切下女喻賢人之在下者

詒音怡**吾令豐隆乘雲兮**
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乘一作乘補曰九歌雲中君注云雲神豐隆五臣曰雲神屏

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乘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

云豐隆箠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隤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

也天問曰萍號起雨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官有飄師雨師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以為箕畢二星列仙傳云

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說不同 求宓妃之所 據楚詞則以豐隆為雲師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師耳

在 宓妃神女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宓一作處五臣云處妃以喻賢臣補曰漢書古今人

表有宓羲氏宓音伏字本作慮顏氏家訓云慮字从虍宓字从宀下俱為必孔子弟子宓子賤即慮義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

即子賤之後是知慮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密較可知 **解佩纓以結** 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

言兮 纓佩帶也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 吾令蹇脩以為理 義氏之 之先達兮解玉珮而要之亦此意

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義時敦朴故使其臣也五臣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

理補曰宓妃伏犧氏之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 緯繡乖 女故使其臣以為理也

徒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 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曰緯音微繡呼麥切又音畫

博雅作敦愷廣韻作徽繡此言 **夕歸次於窮石兮** 次舍也再宿為信過 隱士忽與我乖刺其意難移也

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也補曰郭璞注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 西郡刪丹蓋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

鉅遷于 **朝濯髮乎洧盤** 洧盤水名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 窮石 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

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
盤一作繁補曰洵于軌切
保厥美以驕傲兮
倨簡曰驕侮慢
日康娛

以淫遊
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五臣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日日安樂久

遊無意以匡君補曰說文云淫私逸也爾雅久雨謂之淫故淫亦訓久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

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補曰此孔子所謂隱者子路所謂潔身

亂覽相觀於四極兮
覽相一作求覽補曰相去聲
周流乎天余乃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

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一云周流天乎一無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汎汎西極之

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閻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下音戶
望瑤

臺之偃蹇兮
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偃蹇高貌補曰說文云瑤玉之美者
見有娥之佚女
有

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于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

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佚補曰娥音嵩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

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佚音逸
吾令鳩為媒兮
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

補曰鳩直禁切廣志云其鳥大如鴉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卮則殺人
鳩告余以不好
言

使鳩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五臣云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好夫鳩之不可為媒審矣
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
不逆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棄之耳堯之用鮪是也暉與運同 **雄**

鳩之鳴逝兮
逝往也釋文雄作鳩補曰說文云鳩鶻鶻也爾雅云鶻鶻鶻鶻
鳩注云似山鶻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警月令鳴鳩拂其羽即

也 **余猶惡其佻巧**
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
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五臣云雄

鳩多警言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 **心猶豫而狐疑兮**
補曰而不信補曰佻吐彫切又土了切爾雅云佻偷也 **猶由**

袖二音顏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猶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
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

不決曰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
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

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
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

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猶是攬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
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 **欲自**

適而不可
適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
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

須媒士必 **鳳皇既受詒兮**
詒一作詔五臣云詒遺也言我得賢
待介也 **鳳皇** 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 **恐**

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
有城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

恐帝譽已先我得城簡狄也遣一作遣五臣云帝譽喻諸國賢君補
日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欲遠**

集而無所止兮集一作進**聊浮遊以逍遙**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
集它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

望以忘憂用**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
有虞國名姚姓舜後

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
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眾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

外博求眾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
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

縣皇甫謐云今河東大陽西山上有虞城**理弱而媒拙兮**弱劣也拙鈍
也五臣云我

姚音遙說文云虞舜居姚虛因以為姓**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
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

同移**世溷濁而嫉賢兮**世一作時**好蔽美而稱惡**稱舉也再言世溷濁
者懷襄二世不明故

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美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
之也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耳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閨**

中既以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
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遂切**哲王**

又不寤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
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

之君而多閨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寤覺而有信曰寤閨中既以邃遠者言
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

明望之也太史公所謂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亦此意

懷朕情而不發兮

余馬能忍與此終古

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

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承古也考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集韻古音索蕒茅以筵筭兮索取也蕒茅靈草也筵

折竹以上曰筵文選蕒作瓊五臣云筵竹筭也補曰索所革切蕒音瓊爾雅云蕒蕒茅注云蕒蕒一種花有赤者為蕒筵音廷筭音專後漢方術傳云挺專折竹注云挺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已欲去則無

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也息九州之博大兮豈

唯是其有女

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臣而可止乎

曰勉遠逝

而無狐疑兮

狐字無

孰求美而釋女

五臣云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

日再舉靈氛之言

何所獨無芳草兮

草一作艸舊作卉補曰爾雅云卉草疏云別二名也文選注云

卉百草總名

爾何懷乎故宇

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爾一

楚人語也

作尔宇一作宅注同補
曰若作宅則與下韻叶
世幽昧以眩曜兮
眩曜惑亂貌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曰眩日光也其

字從日眩日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榮絹
切淮南云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
孰云察余之善惡
屈原荅靈氛曰

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
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也善惡一作中情文選善作美
民好惡其不同

兮民一作人惟此黨人其獨異
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五臣云好愛

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
戶服艾以盈要兮
艾白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冰臺補曰

要與腰同爾雅艾謂幽蘭其不可佩
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水臺注云今艾蒿

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兮一
作之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
覽察草木其猶

未得兮
察視也草一作艸一作卉猶一作獨豈理美之能當
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

人無能知臧否觀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
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為難也五臣云豈能

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直補曰理
美猶九章言蓀美也理音呈一曰珮珩也蘇冀壤曰充幃兮
蘇取也充猶滿也壤

士也幃謂之勝勝香囊也曰一作以補曰史記樵蘇後爨蘇取草也又淮南
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素也幃許歸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襦注云卽

今之香纓也幃邪交落帶
謂申椒其不芳
言蘇冀土以滿香囊佩而帶繫於體因名為幃勝音騰

小人遠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

國也補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

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中宗之世降下也補

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

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

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

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

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興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

巫曰季咸又有巫咸詔皆取此名言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

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糯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

上來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占茲吉凶也精俗作糈補曰

精音所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翳

也續盛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

疑之神紛然來迎知己之志也疑一作疑補曰翳於計切疑與疑同迎魚慶

切返也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嶷張揖曰九嶷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嶷

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數

郡之間異嶺同**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補曰剡以

勢遊者疑焉**告**再切九歌曰橫大江兮揚靈

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五臣云告我去

當吉補曰靈氛之占筮**斲竹而已至百神備降九嶷並迎告**

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

曰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

可以去矣**曰勉陞降以上下兮**

六漠耳不必指君臣 **求渠獲之所同**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

也渠一作矩獲一作護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渠俱兩切獲紆縛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渠獲之所周注云渠方也獲度法也 **湯禹**

嚴而求合兮嚴敬也合匹也嚴一作儼 **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一作臯陶補曰天問曰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即伊

尹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

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一無又字五臣云苟且也 **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說也傅巖地名補曰說音

稅操七刀切築搆也 **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

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傅說舉

於版築之間史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傅險

姓之號曰傅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傅氏

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呂望之鼓刀兮**呂

公之氏姓也鼓鳴也或言呂望太公姜姓也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

曰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云太公之鼓刀注云太公

河內及人有屠鈞之困 **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盡

西鈞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

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甯戚之謳歌兮** 甯戚齊桓聞以該

輔 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

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爲大夫矸

與岸同一作南山矸原舉呂望傳說甯戚之事傷今之不然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 晏時亦猶其

未央 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

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補曰說文央久也詩

日夜 **恐鶉鶉之先鳴兮** 鶉鶉一名買鶉常以春分鳴也鶉一作鶉五臣

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緝反離騷云徒恐鶉鶉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

顏師古云鶉鶉一名買鶉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皆歇

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鶉鶉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鶉鶉一

名賜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鶉周子規也江介日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鷓鴣鳴而草衰注云鷓鴣爾雅謂之鷓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鷓鴣二物也月令仲夏賜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鷓鴣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至也注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雅云陰氣至而鷓鴣故百草為之芳歌廣韻曰鷓鴣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鷓鴣春分鳴則眾芳秋分鳴則眾芳歌未詳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言我恐鷓鴣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

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作艸一作卉一無夫字一無為字補曰爾雅疏云百卉猶百草也詩云百卉具腓

何瓊佩

之偃蹇兮

偃蹇眾盛貌佩一作珮

眾夔然而蔽之

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眾人夔然而蔽之傷

不得施用也五臣云夔亦盛也補曰夔音愛方言云掩翳夔也注云謂夔蔽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諒信一作亮**恐**

嫉妬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

時繽紛其變易

兮

其一作以五臣云繽紛亂也

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世澗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變

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

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

今日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

草

作艸一 **今直為此蕭艾也** 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一

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焚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

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

脩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為君不好修絮之

士而自損害補曰時人莫有好自脩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為茅芳草為艾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 蘭懷王少

蘭也恃怙也補曰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

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蘭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 **羌無實而容長** 實誠也

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五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 **委厥美**

以從俗兮 委 **苟得列乎眾芳** 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詔

也補曰子蘭有蘭之名無蘭之實雖與眾芳同列而無芬芳也 **椒專佞以慢慍兮** 椒楚大夫子椒也

釋文作媢慍一作諂補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慍它刀切書曰無即慍淫注云慍慢也 **楛又欲充夫佩幃** 楛菜

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韓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

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云子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
茱萸之在香囊安充佩帶而無芬芳補曰椒音殺爾雅曰椒椒醜菜注云
綴似茱萸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椒之似椒也子藹既已
無蘭之實而列乎眾芳矣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夫佩幃也 既干進

而務入兮一作以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于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吾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

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固時俗之流從兮一作從流一本從誤作徒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

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
之甚也五臣曰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覽

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眾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

邪揭一作搗離一作離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蘭之芬芳而猶若是况眾
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

蘭荀子曰椒蘭苾芬惟茲佩之可貴兮之一委厥美而厯茲厯逢也言已內行忠直外

佩眾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補曰上云委厥
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弃也此云委厥美而厯茲言懷王之見弃也

芳菲菲而難虧兮虧歇而一作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

芳勃勃誠難虧歇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芬一作芬芬勃一作浮補曰
說文云芬艸初生其香分布沫音味微晦也曷曰日中見沫招魂曰身服

義而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

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
度法度也補曰和調重言之也女紐呂切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

流觀乎上下
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
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

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周流觀乎
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補曰靈氛

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
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歷吉日乎吾將行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
五臣曰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

曰歷筭也行折瓊枝以為羞兮
差脯補曰張揖云瓊樹生崑崙西
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華食

之長生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
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為脩誤矣
精瓊靡以為粳
精鑿也靡屑也粳糧也詩

云乃裹餼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
脂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
香潔冀以延年也五臣云精擣也取其清潔而延壽補曰靡音糜文選音

靡反離騷云精瓊靡與秋菊芳將以延夫
天年應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
也周禮有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

玉屑糧音張食米也鑿音作
精細米也左傳粢食不鑿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象

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
文章雜錯以言己德似龍玉而
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瑤象以
比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

德以為車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
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以瑤象為車而
駕以飛龍也上為去聲
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於世也五臣云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

去自疏遠也補

曰疏所菹切 遭吾道夫崑崙兮

遭轉也楚人名轉曰遭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

瓊玉之樹也補曰遭池戰切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

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上注云崑

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西六百里有崑崙

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

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

方朔十洲記崑崙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

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同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

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

路脩遠以周流

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遙遠周流天下以求同

也 揚雲霓之晦藹兮

揚披也晦藹猶翳鬱蔭貌也一本揚下有志字藹釋文作濫一作靄五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

畫之於旌旗晦藹旌旗蔽日貌補曰晦藹暗也冥也晦烏感切藹濫並於蓋切

鳴玉鸞之啾啾

鸞鸞鳥也以玉爲之著於

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已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翳鬱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佩也鸞車鈴也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詩云和鸞離離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朝發軔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啾音拏埤倉云眾聲也

朝發軔

於天津兮

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星之閒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摘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津梁所渡

夕余至

乎西極

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賦云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

子幽國為西極又淮南曰西

鳳皇翼其承旂兮

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為旂也文選翼作紛補

曰周禮交龍為旂熊虎為旗左傳曰三辰旂旗爾雅有鈴曰旂旂渠希切旗渠之切

高翱翔之翼翼

翼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

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之一作而五臣云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補曰古者旂旗皆載於車

上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注云鳥之高飛翼一上

一下曰翱翔

忽吾行此流沙兮

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五臣云流沙西極也補曰山海經流

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遵赤日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行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

水而容與

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白洒飾也補曰博雅

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東北陔洋水出其西北陔弱水出其西南陔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

莊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麾蛟龍使梁津兮

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

也蛟龍水虫也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鼉鼉以為梁也使一作呂五臣曰麾招也補曰麾許為切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

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郭璞曰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食能吞人龍屬也說文曰津水渡也**詔西皇使涉予**

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予一作余補曰少皞以金德王白精

之君故曰西皇遠遊注云西皇所居在西海之津子我也上聲

路脩遠以多艱兮

艱難也騰眾車使

徑待

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眾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高遠莫能及也待一作侍

路不

周以左轉兮

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轉行也五臣云左轉者君子尚左補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

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大人賦曰回車

揭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逸說是也遠遊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

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指西海以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也五臣說非是**指西海以**

為期 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眾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

與己同志也補曰博物志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

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 **屯余車其千乘兮** 屯陳也五臣云屯聚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

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己所在可 **齊玉軼而並馳** 軼鋼也一云車轄也馳走補曰屯徒渾切乘實證切

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己者眾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軼音大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軼齊同也言齊驅並

進 **駕八龍之婉婉兮** 婉婉龍貌五臣云八龍八節之氣也婉於阮切釋文作婉於元切 **載雲旗之**

委蛇 言已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

蛇一作移一作逶迤五臣云言我所往皆與神游故可御氣為駕載雲為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委於為切蛇弋支切 **抑志**

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邈邈遠貌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

一云邁高馳五臣云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邁遠莫能逮及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 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

舜樂也尚書蕭韶入成是也補曰周禮有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啟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經夏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啟也竹書云夏后啟舞九韶

聊假日以媮樂 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假一作暇補

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

者改假為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媮樂也音俞

貌一無陟字陞一作升補曰西京賦云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鄉

叛赫戲以輝煌赫戲炎盛也戲與曦同

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不足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曰睨五計切

僕夫悲余馬懷

兮僕御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

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五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蜷音拳蟲形詰屈也行胡郎切叶韻

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噉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補曰國語云

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闕其戶闐其

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一無哉字補曰論語曰己矣發端歎辭又何懷乎故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安國曰己矣發端歎辭

都言眾人無有知己已復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之所居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其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羣一作王定經術刪

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

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

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

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咸以

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思憤獨依詩人之義而

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閭亂不見省納不勝

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璋

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

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

仰舒肆妙慮一云攄贊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

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

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闕

而不說又以壯為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

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

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

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

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

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

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伴同詳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

以順上婉婉一作婉婉一作僂僂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

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

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

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

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姜

切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

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

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

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

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

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為一有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

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

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

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翺將翔

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

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

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

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屈原之詞誠

博遠矣自一有孔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

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

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班孟堅序云昔

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觸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

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媵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

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

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蕙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

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
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閒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
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
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
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
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
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政與正同顏之推云自古文
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

賦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亾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忍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入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亾哉仍芻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滯滑而蒐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

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竝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亾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閒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

為眾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
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
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
浮游塵埃之外皜一作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

合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

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

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

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
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
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
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
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
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
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
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
宓妃鳩鳥媒妁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
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
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
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

此皆宋玉之詞非
屈原意自漢以來

麋麗之賦勸百而調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倡之

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此語施於宋玉可也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

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蒐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采絕燄難與竝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浚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

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
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
眄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

假寵於子淵矣

一云獨任
當作獨往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

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

煙一作雲

楚辭卷第一

汲古後人毛表字
奏叔依古本是正

楚辭卷第二

校書郎臣王逸上

九歌章句第二

離騷

東皇太一

一本自東皇太一至國殤上皆有祠字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

俗信鬼而好祠

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荆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蓋由此也

其祠

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一無歌字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

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

陋因為作九歌之曲

王逸注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按九

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籥韶九成啟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

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

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一云故其文詞意周章雜錯

吉日兮辰良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云紅豆啄餘鸚鵡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皆用此體也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

言己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
恭敬以宴樂天神也補曰偷音俞
撫長劍兮玉珥撫持也玉珥謂劍鐔也劍者所

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補曰撫循也以手循其珥也博雅曰劍珥謂之鐔鐔劍鼻一曰劍口一曰劍環珥耳飾也鐔所以飾劍故取以名焉

珥音餌鐔音璆璆璆鳴兮琳琅馬璆佩聲也詩曰佩玉璆璆言己供神有

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眾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璆璆而和

且有節度也或曰糾璆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眾多糾錯

而鳴其聲琳琅也璆釋文作鎗補曰璆渠幽切璆七羊切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璆鳴也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爾

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馬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本草云琅玕是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此言帶劍佩玉以禮事神也

瑤席兮玉璆瑤石之次玉者詩云報之以瓊瑤瑤一作鎮瑤瑤音遙一曰美玉也璆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兮為鎮是也

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璆鄭司農云瑤讀為鎮
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修飾清潔以瑤玉

為席美王為瑤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五臣
云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取美潔也補曰盍音合
蕙肴蒸兮

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也蒸一作蒸一作蒸一作蒸
饗則有殺烝注云升體解節折之俎藉薦也慈夜切

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
瓣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五臣云蕙蘭椒桂皆取芬芳補曰說文奠置祭也漢樂歌曰奠桂酒勺椒漿周禮四飲之

物三曰漿揚枹兮拊鼓揚舉也拊擊也枹一作桴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

肴膳酒醴既具不敢盡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五臣云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補曰疏與疎同

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己又陳列等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補曰禮記鍾磬等瑟以和之等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陳筦

絃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姣一作妖服一作服補曰古者巫以降神靈偃蹇兮姣服言神

降而託於巫也下文亦曰靈連蜷兮既留偃蹇委曲貌一曰眾盛貌方言曰好或謂之姣注云言姣潔也姣與妖並音姣服與服同

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

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

作眾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狀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以

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棄遂以危殆也五臣云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補曰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

上則其君樂康無憂患也

東皇太一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

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大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

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陳口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羣靈兼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為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也主使十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占不明反移為災

浴蘭湯兮沐芳

蘭香草也補曰本草白芷一名芳香樂府有沐浴子劉次莊云楚詞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又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皆潔濯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其詞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與屈原意異

華采衣兮若英

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

之英以自潔清也補曰華戶花切荀卿雲賦云五采備而成文衣華采之衣以其類也本草杜若一名杜蘅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香今復別有杜

蘅不相似按杜蘅爾雅所謂杜土鹵者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蘅者也其類自別古人多雜引用爾雅曰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靈連蜷**

兮既留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一本靈下有子字補曰蜷音拳南都賦云蛾眉連卷連卷長

曲爛昭昭兮未央

爛光貌也昭昭明也央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

容爛然昭明無極已也

蹇將憺兮壽宮

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

於壽宮歆饗酒食愴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補曰愴徒
濫切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
與日月兮齊光

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
夫雲興而日月昏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齊一作爭
龍駕兮帝

服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帝謂五方之帝也言天尊雲神使
之乘龍兼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帝同服也五臣云言神駕雲龍之車

聊翱翔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翔
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五臣云翔遊周章往來迅

疾貌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降下也言雲
神來下其貌皇皇而美有光明也
焱遠舉

兮雲中焱去疾貌也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
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補曰焱卑遙切羣犬走貌大人賦曰

焱風涌而雲浮李善引覽冀州兮有餘
猶他也言雲神所在高遯乃

此作焱其字从火非也
望於冀州尙復見他方也五臣云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
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思有道之君故覽之補曰淮南子曰正中冀州

日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又曰殺黑龍
以濟冀州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
言雲神

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
也補曰禮記云以橫於天下注云橫充也
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
五臣曰夫

君謂雲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
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補曰記曰大夫也為習於禮者上夫音扶
極勞

心兮懔懔懔懔憂心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
望四方以念已憂患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

煩勞而憺憺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
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心每憺憺而不能已也憺一作仲補曰憺
敕中切說文仲憂也引詩憂心忡忡楚詞作憺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
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如此故心憂也

雲中君

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
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

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
江苞洞庭之波方數百里羣鳥所集魚鼈所聚土地

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遊蕩
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

蹇誰留兮中洲

蹇詞也留待
也中洲洲中

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用
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
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五臣云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
至也補曰逸以湘君為湘水神而謂留湘君於中洲者二女也韓退之則
以湘君為娥皇湘夫
人為女英留止也

美要眇兮宜修

要眇好貌修飾也言二女之貌
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眇一作

妙一本宜上有又字補曰要於笑切眇與妙同前漢傳
曰幼眇之聲亦音要妙此言娥皇容德之美以喻賢臣

沛吾乘兮桂

舟沛行貌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舫沛
然而行常香淨也五臣云我復乘桂舟以迎神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

乘一作棗補曰孟子曰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
禦之沛普賴切桂舟迎神之舟屈原原因以自喻

令沅湘兮無波

沅湘使
水名

江水兮安流

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
徑徐流則得安也補曰沅湘已見騷經水經及荊州記

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
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至長沙
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
於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 **望夫君**

兮未來 君謂湘君未一作歸 **吹參差兮誰思** 參差洞簫也言已供修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

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五臣云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一作參差補曰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參

差不齊之貌初簫义宜二切此言因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差而入道德洞簫簫之無底者參差竹貌 **駕飛龍兮北**

征 征行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 **遭吾道兮洞庭** 遭轉也洞庭太

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五臣云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補曰瀟池戰切文選音陟連切原欲歸而轉道於洞庭者

以湘君在焉故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多飄風暴雨注云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

三江令風波之氣其相交通又曰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注云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也水經云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秦與

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也湖水廣員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有君山潛通吳之苞山郭景純江賦云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陸旁通幽

岫窈窕者也按吳中太湖一名洞庭而巴陵之 **薜荔柏兮蕙綢** 薜荔香草

洞庭亦謂之太湖逸云太湖蓋指巴陵洞庭耳 **拍搏** 拍搏一作搏補曰柏拍並音博網儔叨一一音 **蓀橈兮蘭旌** 蓀香草也橈船

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為楫
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蓀一作荃旌一作旂補曰蓀荃見騷經棹而
遙切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周禮云析羽為旌爾雅云注旄首曰旌旂
與旌同諸本或云乘荃橈乘一作承或云采荃橈兮蘭旗皆後人增改或傳

寫之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補曰涔音
峇碕音祈曲岸也今澧州有涔陽浦水經云涔水

出漢中南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涔水即黃水也集韻涔郎丁
切水名其字从令引楚辭望涔陽兮極浦未詳說文云浦濱也風土記大水

有小口別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
通曰浦

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己也五臣曰言我遠遊此浦將橫絕揚靈兮
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補曰橫大江兮揚靈以相君在焉故也

未極也極已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女謂女嬋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

達故女嬋牽引而責數之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五
臣云言我揚精誠未己女嬋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俗終不可為而為我

歎息也補曰嬋媛已見騷經橫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屈原感女嬋之言外欲變
媛已見騷經

也補曰潺湲仕連組君謂懷王也隱思君兮旝側旝側也言己雖見放棄
山二切爰音爰

補曰隱痛也孟子曰惻隱之心旝符沸切說文隱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旁板也一作棹五
臣云桂蘭取其香也補曰櫂直

教切枻音曳楫謂斲冰兮積雪斲斲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櫂楫
之枻一曰枻也

云野會冰五臣云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
盛寒斲所冰凍徒爲勤苦而不得前也
采薜荔兮水中 薜荔之草

緣木而采芙蓉兮木末 擧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
可得也補曰擧音蹇 心不同兮媒勞 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
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

終不可合亦 恩不甚兮輕絕 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
疲勞而已也 亦類此焉 石瀨兮淺淺 瀨湍也淺淺流疾貌補曰瀨落蓋切說文曰水
日事君之道 亦類此焉 石瀨兮淺淺 流沙上也文選注云石瀨水激石間則怒成湍

淺音 飛龍兮翩翩 屈原憂愁規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
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

無所登至也五臣云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補曰說文云翩疾飛也 交不忠兮怨長

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
言已執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眾人也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

閒 閒暇也言君嘗與己期欲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
以疏遠己也余一作我五臣云言君與臣下爲友而臣爲不忠則怨而

責之己爲不信則以爲閒爾疾其君初欲與己爲治後遂相背焉補曰此言
朋友之交忠則見信不忠則生怨臣忠於君則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閒

所謂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 鼉騁驚兮江臯 鼉以喻盛明也
也此原陳己之志於湘君也閒音閑 鼉騁驚兮江臯 臯曲曰臯言己

願及鼉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鼉一作朝補曰 夕弭節兮
鼉陟遙切早也騁音逞驚音務說文曰騁直馳也驚亂馳也 夕弭節兮

願及鼉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鼉一作朝補曰 夕弭節兮

鼉陟遙切早也騁音逞驚音務說文曰騁直馳也驚亂馳也 夕弭節兮

北渚 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壅也五臣云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

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詞補曰騁驚弭節不出江臯北渚之間自傷不得居朝廷也渚止也爾雅小洲曰渚韓詩章句水一溢而為渚 **鳥次**

兮屋上 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曰次 **水周兮堂下** 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眾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

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同為伍也補曰下音戶 **捐余玦兮江中** 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環即還與

玦即去也補曰捐音公玦古穴切如環而有缺左傳曰佩以金玦棄其衷也荀子曰絕人以玦皆取奔絕之義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史記曰

舉佩玦以示之皆取決斷之義 **遺余佩兮醴浦** 遺離也佩瓊瑤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

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佩一作佩醴一作禮五臣云捐遺皆置也玦珮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君命已猶可以用也補曰捐玦遺

佩以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纒以結言同意喻求賢也遺平聲方言注云澧水今在長沙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按禹貢曰又東至於澧

史記作醴孔安國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 **采芳洲** 長沙有醴陵縣澧醴古書通用今澧州有佩浦因楚詞為名也

兮杜若 芳洲香草藜生水處補曰藜音叢 **將以遺兮下女** 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言已

願往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五臣云欲將已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補曰遺去聲既詒湘

君以佩玦又遺下女以杜若好賢不已也騷經曰相下女之可詒 **豈不可兮再得** 言日不再中年不再再盛也豈一作時 **聊**

逍遙兮容與 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年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

戲以待天命之至也五臣云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君

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

也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

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

湘夫人王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

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

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沒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補曰此言帝子之神

降於北渚來享其祀也帝子以喻賢臣

眇眇兮愁予

眇眇好貌予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眇然絕異又配

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閻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予一作余五臣云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補曰眇眇微貌

言神之降望而不見使我愁也以况思賢而不得見也子音與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搖木貌補洞曰嫋長弱貌奴鳥切

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眾民愁而賢者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

葉墜悲歲徂盡年衰老也五臣云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補曰淮南云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又曰桑葉落而長年悲下音戶

兮騁望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蘋或作蘋一本此句上有登字皆非也補曰蘋音煩淮南子云路無莎蘋注云蘋狀如

葳葳音針見爾雅又說文云青蘋似莎者司馬相如賦注云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

與佳期兮夕張佳謂湘夫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平望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欲饗之也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

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補曰說文云佳善也廣雅云

佳好也張音帳陳設也周禮曰凡邦之張事漢書曰供張東都門外言夕張者猶黃昏以為期之意

鳥萃兮蘋中萃集一有伺字五臣云蘋水草補曰琴音遂

晉何為兮木上晉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晉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

也補曰晉音增沅有芷兮醴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醴水之內有芬芳之蘭異於眾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眾人也

蘭或曰澧州有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蘭江因此為名

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五臣云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謂子椒子蘭也思椒蘭宜有蘭茝之芬芳未敢言者恐逢彼之荒忽兮怒耳此原陳己之志於湘夫人也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

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而潺湲也荒一作

慌忽一作惚補曰繫釋文文選並音菴此言遠望楚麋何食兮庭中

麋獸名似鹿也食一作為補曰麋音眉月蛟何為兮水裔蛟龍類也

令曰麋角解疏云麋陰獸情淫而遊澤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陞朝廷賢者

當居尊官而為傑隸也裔一作襄補曰裔邊也未也蛟在水裔猶所謂神龍失水而陸居也朝馳余馬兮江臯一云朝馳聘兮江臯夕濟兮西澨濟澨也澨水

馳不出湘潭之間補曰澨音逝說聞佳人兮召予子屈原將騰駕

兮偕逝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也五臣云冀聞夫人召我將騰

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矣補曰佳人以喻賢人與己同志者屈原因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一本云以荷蓋五臣云願

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清潔也補曰築販築也葺七入切說文也葺壁兮紫壇日東海則有紫絃魚鹽焉紫紫貝也相貝經曰赤電

黑雲謂之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陸機云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本本草云貝類極多而紫貝尤為世所貴重淮南子曰腐鼠在壇注云楚人謂中庭為壇七諫曰雞鶩滿堂壇兮注云高殿敞陽為堂平場廣坦為壇音善

椒於堂上一云播芳椒兮盈堂補曰剋古播字本剋剋漢官儀曰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也

之椽注蘭僚以木蘭為椽也補曰僚音老說文椽也屋椽也

香草以作戶楣補曰本草云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此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逸云香草非也楣音眉說文云秦

名屋樑聯也爾雅楣謂之梁注云門戶上橫梁

葯房葯白芷也房室也五臣云以馨香為房之

其葉謂之葯屋約二音

罔薛荔兮為帷罔結也言結薛荔為帷帳

既張辨析也以枅蕙覆榜屋辨一從木一作擘枅一作析榜一作椂五臣云罔結以為帷帳辨析以為屋聯盡張設於中也補曰辨音覓

切一音覓榜音綿又彌堅切

白玉兮為鎮以白玉鎮坐席也鎮一本為上有以字

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一本兮下有以字一云疏石蘭以為芳五臣云疏布其芳氣

芑葺兮荷屋葺葺屋也一本

桂棟兮補曰爾雅棟謂

辛夷楣兮

杜衡

合百草兮實庭

杜衡香草一本

衡繚之也五臣云束縛杜衡置于水中非是

杜衡

杜衡

杜衡

杜衡

杜衡

華以實庭中五臣云建芳馨兮庶門馨香之遠聞者積之以為門庶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

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眾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也補曰庶音武說文曰堂下周屋也庶門謂庶與門也

九疑續兮並迎九疑山名舜所葬也疑一作疑補曰迎去聲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疑之

山神續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眾多如雲捐余袂兮江中袂補曰也補曰

袂彌蔽切遺余襟兮醴浦襟襟襦也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

九夷也醴一作澧五臣云襟禮襟袖襦也袂襟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補曰遺平聲襟昔牒方言曰禪衣也淮南

楚之間謂之襟捐袂遺襟與捐袂遺佩同意袂佩貴之也袂襟親之也

者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其修道德也者一作渚五臣云奪取也杜若以

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補曰汀它丁切水際平地遺去聲既詒湘夫人時以袂襟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舊本者音渚集韻者有靚音

不可兮驟得驟數聊逍遙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與一

作治補曰不可再得則已矣不可驟得猶冀其一遇焉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

補曰漢樂歌云天門開誅蕩蕩淮南子注云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

紛吾乘兮玄

雲

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游戲則為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補曰漢樂歌云靈之車結玄雲

令飄風兮先

驅迴風使凍雨兮灑塵

暴雨為凍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軾路也灑一作洒軾一作戒補曰

凍音東爾雅注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灑所買切淮南子曰令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自此已上皆喻君也

君迴翔兮已

下

迴運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迴一作回以一作來補曰迴翔猶翱翔也下音戶

踰空桑兮從女

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想神明陳己之冤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補曰山海經云東曰空桑之山注云此山出

琴瑟材周禮空桑之琴瑟是也淮南曰舜之時其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云空桑地名在魯也女讀作汝親之之辭喻欲從君也

紛總

總兮九州

總總眾貌補曰堯時九州見禹貢商九州見爾雅周九州見周禮鄒衍云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

九乃所謂九州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

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弇音奄

何壽夭兮在予

子謂司命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

甚眾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補曰此言九州之大生民之眾或壽或夭何以皆在於我以我為司命故也言人君制

生殺與奪之命也予音與

高飛兮安翔

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則度復徐飛高翔而行乘清氣兮

御陰陽

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清一作精補曰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莊赫萬民死生之正

御六氣之辨乘猶乘車御猶御馬也

吾與君兮齋速

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也速疾也

帝之兮九坑

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冀得陳己情也導一作道坑一作阮文苑作岡補

曰之適也坑音岡山脊也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閔霍山恆山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入極土有九山

有九塞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原言司命代天操生殺之柄人君亦代天制一國之命故欲與司命導帝適九

州之山以觀四方之風俗天下之治亂

靈衣兮被被

被被長貌一作披補曰被與披同

玉佩兮陸

離

言己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被

壹陰兮壹陽

陰晦也陽明也

眾莫知

兮余所為

屈原言己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眾人無緣知我所為作也補曰此言司命開闢變化能制萬民之命人

折疏麻兮瑤華

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補曰謝靈運詩云折麻心莫展又云瑤華未敢折說者云瑤華

君亦當如此也
將
麻花也其色白故此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以贈遠江淹雜擬詩云雜佩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李善云疏華瑤華也

以遺兮離居

離居謂隱者也言己雖出陰入陽涉厯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已行度如玉不以

苦樂易其志也補曰遺去聲離居猶遠者也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司命也
老冉冉兮既極
極窮也極

不寢近兮愈疏

寢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也寢一作侵

一作浸兮一作而愈一作踰

乘龍兮麟麟

麟麟車聲詩云有車麟麟也釋文作輪音麟補曰今詩作鄰

高駝

兮冲天

言已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麟麟然而有節度抗志高行冲天而驅不以貧困有枉撓也駝一作馳補曰史記云一飛

冲天冲持弓切直上飛也集韻作翀與冲通此言司命高馳而去不復留也

結桂枝兮延竚

延長也竚立也詩曰竚立以泣

釋文延作延補曰竚久立也直呂切

美愈思兮愁人
言已乘龍冲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

也補曰此言司命既去猶結桂枝以延望喻君舍己不顧益憂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

虧
虧歇也言已愁思安可奈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無有歇也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

可為

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貧富者是天祿也已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也補曰君子之仕也去就有義用舍有命屈子於

同姓事君之義盡矣其不見用則有命焉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所能為也一云孰離合兮不可為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為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日司命按史記天官

書文昌六星四日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日上台為司命主壽然則有兩

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荆巫有司命說者曰

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
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
云登九天兮撫彗星
其非宮中小神明矣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

言已供神之室空閑清淨眾香之草
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

宜幸集也秋一作穠下同麋一作蕪補曰爾雅曰蘄蔴蕪蕪郭璞云香草
葉小如菱狀山海經云臭如蕪蕪本草云芎藭其葉名蘄蕪似蛇牀而香
騷人借以爲譬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或詩於園庭
則芬香滿徑七八月開白花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蘄蕪相如賦云穹窮昌
蒲江離蘄蕪師古云蘄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
蕪卽穹窮苗也下音戶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
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菲菲上及我也枝一作
華五臣云四句皆喻懷忠潔也補曰襲音習予上聲 夫人自有兮

美子

夫人謂萬民也一云夫人兮自有美子補曰夫音 蓀何已兮
扶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爲罍也夫人猶言凡人也

愁苦

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爲主握其年命
而用思愁苦也以一作爲五臣云蓀香草喻司命言凡人各自有

美愛臣子司命何爲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補曰此言愛其子者人之
常情非司命所憂猶恐不得其所原於君有同姓之恩而懷王曾莫之恤
也蓀亦喻君騷經曰荃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言已事神崇敬
不察余之中情是也

五色芳香益暢也一本蘭下有生字補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
曰詩云綠竹青青青茂盛也音菁

目成 言萬民眾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爲

謂初與己善時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 言神往來奄

出 **乘回風兮載雲旗** 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

善後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風 **悲莫悲兮生別離** 屈原思神

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出於此 **樂莫樂兮新相知** 言

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 **荷衣兮**

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 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儵

終不可逢以喻君補曰莊 **夕宿兮帝郊** 帝謂 **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 **與女遊兮九河**

衝風至兮水揚波 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文選遊作游女作汝風

風也補曰此二句 **與女沐兮咸池**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一作 **晞女髮**

兮陽之阿 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

共為清潔喻己與君俱行政教以治於國補曰晞音希淮南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

遠遊曰朝濯髮於湯谷
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司命
臨風悅兮浩歌悅失

意貌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五臣云以喻望君之使未至臨風悅然而大歌也浩大也補曰悅傲悅也許往

切 孔蓋兮翠旂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旗旂言殊飾也旂一作旌一本此句上有揚字補曰相如賦云

宛雛孔鸞孔孔雀也顏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羽者曰翠周禮曰蓋之圓也以象天漢樂歌曰庶旄翠旌 登九天兮撫彗

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五臣云飛登於天撫掃彗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剪讒賊

矣補曰左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爾雅彗星為棟長劍兮擁幼艾

棟槍彗祥歲切偏指曰彗自此以下皆喻君也 棟長劍兮擁幼艾

棟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釋文棟作棟補曰棟棟並息拱棟立也國語曰棟善抑惡

從驚也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說者曰艾美好也戰國策云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乃與幼艾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離騷以美女喻賢臣此言人君當遏惡揚善佑賢輔德也或曰麗姬艾 蓀獨宜兮為

封人之子也故美女謂之艾猶姬貴姓因謂美妾為姬耳 蓀獨宜兮為

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平正也蓀一作荃五臣云蓀香草謂神也以喻君補曰正音征叶韻

少司命

瞰將出兮東方

謂日始出東方其容瞰瞰而盛大也補曰瞰他昆切

照吾檻兮扶桑

吾謂日也檻楯

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出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補曰檻闌也戶斃切楯

音撫余馬兮安驅

余謂日也補曰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御之者羲和

也女即羲和馬即六龍見騷經注

夜皎皎兮既明

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

猶皎皎而自明也皎一作皎補曰皎字从日與皎同此言日之將出羲和御之安驅徐行使幽昧之夜皎皎而復明也補曰舊本明音亡

駕龍

輶兮乘雷

輶車轅也補曰震東方也為雷為龍日出東方故曰駕龍乘雷也春秋命厥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淮

南曰雷以為車輪注云雷轉氣也輶張留切方言曰轅楚韓之間謂之輶

載雲旗兮委蛇

言日以龍為車轅乘雷而行以

雲為旌旗委蛇而長委一作透蛇一作蛇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徘徊

太息顧念其居也低一作俳一作儻補曰低徊疑不即進貌出羌聲色

兮娛人

娛樂也一作色聲

觀者愴兮忘歸

愴安也言日色光明且耀四方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愴然意安

而忘歸也補曰東方既明萬類皆作有聲者以聲聞有色者以色見耳目之娛各自適焉以喻人君有明德則百姓皆注其耳目也絢瑟兮

交鼓

絢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絢一作絢補曰絢古登切長笛賦曰絢瑟促柱

簫鍾兮瑤篴

王逸無注簫一作蕭補曰

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歟廣其呂切爾雅木謂之虞縣鍾磬之木也瑤簾以美玉為飾也

鳴篳兮吹竽

篳竽樂器名也言己願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篳竽列備眾樂以樂大神篳一作箎補曰箎與篳

同並音池爾雅注云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竽已見上

賢姱

靈謂巫也姱好貌言己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補曰古賢人云詔靈保召方相說者曰靈保神巫也姱音戶叶韻舊苦胡切未

翔飛兮翠會

會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翩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翔小飛也許緣切會作滕切博雅曰翽翽飛也

展詩兮會舞

展舒補曰展詩猶陳詩也會舞猶合舞也應律兮合節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為雅頌之樂合

會六律以應舞節補曰應於證切漢樂歌曰展詩應律銅玉鳴

靈之來兮蔽日

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

也**青雲衣兮白霓裳**

言日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霓為下裳也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補曰

霓見騷經

舉長矢兮射天狼

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射一

作駮補曰射食亦切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

操余弧兮反淪降

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

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補曰操持也七刀切弧音胡說文曰木弓也一日往體寡來體多曰弧淪沒也降下也戶江切叶韻晉志曰弧九星

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注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河東賦云攫天狼之威弧思玄賦云彎威

孤之拔刺兮射援北斗兮酌桂漿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

也補曰援音爰引也詩云酌以大斗斗酒器也又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以北斗喻酒器者大之也斗舊音主射天狼酌桂漿以諷其

君不能遏撰余轡兮高駝翔駝一作馳一無此字補曰撰雞免切

淪降者喻人君退託不自有其功高杳冥冥兮以東行言日過太陰

馳翔者喻制世馭民於萬物之上杳冥冥兮以東行不見其光出

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一云翔杳冥兮一

無以字補曰杳深也冥幽也日出東方猶帝出乎震也行胡岡切叶韻

東君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

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誦胡蘇簡絮鈎

磬鬲津也補曰女讀作汝下同九河名見爾雅書曰九河既道注云河水

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又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注云分為九

河以殺其溢漢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

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

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衝風起兮橫波衝隧也屈原設意與

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衝風起兮橫波河伯為友俱遊九河

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也一本乘水車兮荷

橫上有水字五臣云衝風暴風也補曰詩云大風有隧

蓋駕兩龍兮驂螭

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而戲遊也一本螭上

有白字補曰括地圖云馮夷常乘雲車駕二龍史

蓋駕兩龍兮驂螭

有白字補曰括地圖云馮夷常乘雲車駕二龍史

蓋駕兩龍兮驂螭

記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博物志曰水神乘魚龍驂蒼舍切在旁曰驂驂兩駢也螭丑知切說文云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一說無角

曰螭一音離集登崑崙兮四望崑崙山河源所從出補曰援神契云嶺嶺龍無角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河山海經云崑

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阪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

千里一曲直淮南曰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也心飛揚兮浩蕩浩蕩志放貌言已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

崑崙萬里之山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日將暮兮悵忘歸言崑崙之中多奇怪珠玉

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己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補曰此惟極浦言登崑崙以望四方無所適從惆悵歎息而忘歸也悵失志也

兮寤懷寤覺也懷思也言已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疇則中心覺寤而復愁思也補曰惟思也極浦所謂望涇陽兮極浦是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

形容異制甚鮮好也文苑作珠宮補曰河伯靈何為兮水中言河伯之神也故託魚龍之類以為宮室闕門觀也之屋殊

好如是何為居水中而沈沒也乘白鼉兮逐文魚大鼉為鼉魚屬也逐從也言河

伯遊戲遠出乘龍近出乘鼉又從鯉魚也一無文字補曰鼉音元紀年日穆王三十七年征佞起師至九江叱鼉鼉以為梁陶隱居云鯉魚形既

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山海經雖水東注江其中多文魚注云有斑采也又文選云騰文魚以警乘注云文魚有翅能飛

逸以文魚爲經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流澌解冰也言屈原

願與河伯遊河之渚而流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爲污濁故欲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比流澌者欲與河伯離別也補曰渚洲也澌音斯從久者

流冰也從水者水盡也此當從久下音戶子交手兮東行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

欲歸也一本子上有與字補送美人兮南浦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

曰莊子曰河伯順流而東行送美人兮南浦伯送己南至江之涯歸

楚國也補曰江淹別賦云送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媵

也言江神聞己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鱗鱗侍從而送我也

隣一作鱗補曰滔土刀切水流貌詩曰滔滔江漢媵以證切予音與屈原

託江海之神送迎己者言時人遇己之不然也杜子美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此意

河伯 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

伯無夷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樸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

署爲河伯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

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爲河伯道豈同哉

若有人兮山之阿 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荔兮帶女羅** 女羅兔絲也言山鬼仿佛

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為帶也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羅一作蘿補曰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詩云薦與女蘿施于松上呂氏春秋云或謂菟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扶芩是也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則絲不生於上然實

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眄貌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不屬也

鬼美貌既宜含視又宜發笑補曰睇音弟領視也一曰目小視也說文云南楚謂眇曰睇眇眠見切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招曰鬢鬪奇牙宜笑嗎只山鬼無形其情狀難知故含睇宜笑以喻娉美

乘豹從狸以警猛烈辛夷杜衡以況芬芳不一而足也

子慕子兮善

窈窕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娉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故來見其容也善一作善五臣云喻君初與已誠而用之矣補曰窈音杳窕徒了切方言云美狀為窈美心為窈注云窈幽靜窈閑都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

狸一作狸五臣云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眾也乘一作乘補曰從隨行也才用切豹有數種有赤豹有玄豹有白豹詩曰赤豹黃熊陸機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狸有虎斑文者有貓斑者

河伯云乘白鼈兮逐文魚山鬼云乘赤豹兮從文狸各以其類也

辛夷

車兮結桂旗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文選桂誤作旌補曰以辛夷香木為車結桂枝以為旌旗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
石蘭杜衡皆香草衡一作蘅

折芳馨兮遺

所思
所思謂清潔之主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眾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芳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五臣

云所思謂君也喻己被帶忠信又
以嘉言而納於君也補曰遺去聲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言山鬼所處乃在幽篁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也五臣云幽深也篁竹叢也補曰篁音皇漢書云篁竹之中注云竹田曰篁西都賦

云篠簜敷衍編町成篁注云篁竹墟名也路險難兮獨後來

言所處既深其路險阻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五臣云言己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天道路險阻欲與神遊獨在諸神之後喻己不得見君讓邪填塞難以前進所以素居於此補曰來音釐表獨

立兮山之上

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

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也五臣云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朝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兮羌晝晦

容雲出貌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一云日窈冥兮羌晝晦補曰此喻小人之蔽賢也下音戶東風飄

兮神靈雨

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通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飄一作飄飄

五臣云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留靈脩兮憺忘歸

靈脩謂懷王也歲既晏兮孰華予

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復當令我榮華也五臣云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補曰留止也不必讀為宿留之留此言當及年德盛壯之時留於君所日月逝矣孰能使衰老之人復榮華乎自此以下屈原陳采三秀兮於山間

三秀謂芝草也補曰爾雅茵芝注云一歲

三華瑞草也茵音囚思玄賦云冀一年之三秀近時王令逢原作藏芝賦序云離騷九歌自詩人所紀之外地所常產目所同識之草盡矣而芝復獨遺說者遂以九歌之三秀為芝子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采之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余按本草引五芝經云皆以五色生於五岳又淮南云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已則芝正生於山間耳逢原之說豈其然乎

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五臣云芝草

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諛者眾也補曰磊眾石貌魯猥切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蔓莫干切俗

作**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己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補曰怨椒蘭蔽賢如葛石之於三秀故悵然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願在側亦無暇召我也補曰閒音閑

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飲已謀議也五臣云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補曰閒音閑

石泉兮蔭松柏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飾也五臣云飲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

在旁起其疑惑作起也補曰然不疑也疑未然也**雷填填兮雨冥冥**君雖思我而為讒者所惑是非交作莫知所決也

雷填填兮雨冥冥雷一作雷補**猿啾啾兮又夜鳴**又一作狔五臣云填填雷聲冥

冥日填音田**猿啾啾兮又夜鳴**冥雨貌啾啾猿聲皆喻讒言也

補曰嗽小聲也
猶似援余救切
風颯颯兮木蕭蕭
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

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後侯善鳴以興
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民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援嗽

也蕭蕭文苑作搜搜補曰颯蘇合切搜搜動貌與蕭同
思公子兮徒

離憂
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五臣云思子
椒不能用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罹其憂愁離罹也

山鬼
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
噪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

操吳戈兮被犀甲
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
被犀鎧而行也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補曰

操持也說文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吳粵之劍又曰吳粵之金錫爾雅
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荀子曰楚人鮫

革犀兕以為甲如
金石鞫堅貌音夾
車錯轂兮短兵接
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
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

用刀劍以相接擊也補曰錯倉各切詩傳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旌蔽

日兮敵若雲
言兵士竟路趣敵旌旗蔽
天敵多人眾來若雲也
矢交墜兮士爭先
墜墜也
言兩軍

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爭先在
前也墜一作隧補曰隧與墜同
凌余陣兮躡余行
凌犯也躡踐
也言敵家來

侵凌我屯陣踐躡我行伍也躡一作噶補曰顏之推云六韜有天陳地陳
人陳雲鳥之陳左傳有魚麗之陳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俗作阜傍車非

也躡躡並音
獵行胡岡切
左驂殪兮右刃傷
殪死也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駢馬被刃創也補曰殪壹計切驂見遠遊

創初
霾兩輪兮繫四馬
繫絆也詩曰繫之維之言己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霾一作

埋補曰霾讀若埋繫陟立切
援玉枹兮擊鳴鼓
言己愈自厲怒勢氣益盛援一作搖枹一作桴補曰援音爰引

也左傳卻克傷於矢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天時墜兮威靈怒
墜落也言己戰鬪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亾而威神

怒健不畏憚也墜一作墜文苑作懟
嚴殺盡兮棄原塋
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塋而不土葬

也補曰塋古野字又叶韻
出不入兮往不反
言壯士出鬪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
平原忽兮

路超遠
言身棄平原山塋之中去家道甚遠也一云平原路兮忽超遠
帶長劔兮挾秦弓
言身雖死

猶帶劔持弓示不舍武也補曰漢書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獵為先又秦有南山檀柘可為弓幹
首身離兮心不

懲
懲心也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心身一作雖補曰懲音澄心音父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

剛強兮不可凌
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

魂魄兮為鬼雄
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一云魂鬼殺一云子鬼殺補曰左傳曰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鬼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動謂之為氣氣之靈者曰魄既

生魄矣其內自有陽氣也氣之神者曰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
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
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
附氣之神也魄在於前魂在於後魄識少而魂識多人之生也魄盛魂強
及其死也形銷氣滅聖人緣生以事死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魂附於氣氣又附形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氣
強魄以形強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
氣為魄注云魂人陽神魄人陰神也

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
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成禮兮會鼓

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
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成一作盛

傳芭兮

代舞

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以
復傳與他人更用之芭一作巴補曰芭卜加切司馬相如賦云諸

柘巴且注云芭
且草一名芭焦

姮女倡兮容與

姮好貌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
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與一作冶補

曰姮音夸
倡讀作唱

春蘭兮秋菊

菊一作鞠補曰古語云春
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長無絕兮終

古

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為芬芳
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禮魂

禮一作祀魂一作竟或
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楚辭卷第二